文昌雜錄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文昌雜錄
卷三

► 卷四

上御大慶殿會朝，始用新儀。開大慶門，張旗幟。兵部設黃麾仗五千人，夾門填街。太僕列五輅，殿中省輿輦繖扇。又復故事，陳天下貢物。百官冠服，分為七等，皆有司新製。不佩劍，不脫屨舄。中書侍郎押方鎮表案，中書令讀。給事中押祥瑞表案，門下侍郎讀。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物，詣付所司。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，請付所司。太史奏雲物祥瑞，光祿卿請允羣臣上壽。既畢，延王公升殿，百官就坐。酒三行罷，所司承旨放仗。舊儀：宰臣、兩省、學士、待制至殿中侍御史，先就丹墀位，乘輿升御座，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偏門，正安之樂作。按李德裕《兩朝獻替錄》云：每遇正至，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，終朝會，無拜賀之禮。嘗奏請自今且立香案南，候扇開贊拜，再拜出班致辭賀，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。乃知唐儀，丹墀祇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。宰相一員攝太尉，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於殿門，樂作就位。蓋官架之樂，本為上公。今元會新儀，百官就位，皇帝升坐，禮官乃引宰相、親王、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，正安之樂作。雖刊正謬誤，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於丹墀，未復侍立之制。詳定所上《朝會儀注》二卷、令式四十卷，其詳密如此。然恐尚有未至者焉。

元會，門下侍郎奏祥瑞。故事，但讀有司所上名數，今方用表，禮部林郎中撰，其辭曰：「聖人出而四海清，帝命昭而萬靈集。必致諸福之物，以表太平之符。伏惟皇帝陛下，體堯之仁，躬舜之孝，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，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。是以指揮之間，功業成就；覆燾之內，陰陽協和。蒙被羣生，既浹肌膚而淪骨髓；函濡異類，遂霑動植而洽飛翔。仰而觀者，景星慶雲；俯而視者，醴泉甘露。扶疎偉曄，是為嘉禾朱草三秀之英；游泳服馴，則有赤鴈白麟一角之異。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，深詔太史而著之簡

編。以示無疆之休，以昭特起之蹟。考諸已住，固可謂絕世之殊祥；抑而弗宣，猶以為盛德之餘事。自時所紀，殆不絕書。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，撞黃鍾而御太極。典禮大備，物容一新。萬方駿奔，重譯輻湊。於是自昔辮髮卉裳，羈靡之所未至，踰沙軼漠，言語之所未通，咸奉玉帛而介九賓，襲衣冠而獻萬壽。烜威赫德，冠古超今。巍巍煌煌，傳示無極。鋪張王會之眾美，裒對皇家之盛儀。臣等恭率有司，伏尋故事。稽參圖牒，宜先象齒之珍；敷道句臚，敢上龍墀之奏。歡呼抃蹈，倍萬常情。」表既出，羣公莫不傳寫焉。

唐諫議大夫、拾遺、補闕皆在省，太官局屬光祿寺。而劉禹錫《送令狐博士》詩：「諫院過時榮棣萼。」張文昌《寒食內宴》詩：「廊下御廚分冷食。」已有諫院御廚之名。其故何哉？

初二日，謁左僕射，因言：「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，與舊輅同呈於崇政殿。舊輅在後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。仁宗訝之，乃令新輅在後，遂無聲。既出殿門，舊輅復在後，又有大聲如前。」吏部蘇侍部云：「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，製作極工，歷五代至皇朝 ，今在太僕寺。」

勅景靈宮朝獻：正月以十一日，四月擇日，七月以中元，十月以下元。原廟之禮，蓋用孟月焉。初十日，立春，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。謝于紫宸殿門。杜臺卿說：正月七日為人日，家家翦綵，或縷金薄為人，以帖屏風，亦戴之頭鬢。今世多刻為華勝，像瑞圖金勝之形。引《釋名》：華，象草木華也；勝，言人形容止等，一人著之則勝。又引賈充李夫人《典誡》曰 ：每見時人，月旦花勝交相遺與，謂正月旦也。今俗用立春日，亦近之。然公卿家尤重此日，莫不鏤金刻繒，加飾珠翠，或以金銀窮極工巧，交相遺問焉。

余昔年隨侍至定武，見總管廳有唐段文昌撰平淮西碑。石甚大，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？

鴻臚陳大卿言：昔使高麗，行大海中，水深碧色，常以鑞碢長繩沉水中為候，深及三十托已上，舟方可行。既而覺水色黃白，舟人驚號，已泊沙土，水纔深八托。凡一晝夜，忽大風，方得出。去日，五晝夜至高麗境上。回日，七晝夜方至定海。風浪每散，乃作浪花，衮然赤色。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，不知涯際，甚可怖也。

以駕部郎中王欽臣為陝西轉運副使。

唐歲時節物，元日則有屠蘇酒、五辛盤、咬牙餳，人日則有煎餅，上元則有絲籠，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，三月三日則有鏤人，寒食則有假花鷄毬、鏤鷄子、子推蒸餅、餳粥，四月八日則有餶飿，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糭子，夏至則有結杏子，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、乞巧果子，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，九月九日則有茱萸、菊花酒餻，臘日則有口脂、面藥、澡豆，立春則有綵勝、鷄燕、生菜。今歲時遺問略同，但餶飿、結杏子、點炙杖子今不行爾。杜甫春日詩云：「春日春盤細生菜。」又曰：「勝裏金花巧耐寒。」重陽詩云：「茱萸賜朝士。」臘日詩云：「口脂面藥隨恩澤。」如此之類甚多。略槩舉記，當時所重也。

夏英公家有皁綾標《六典》一部，唐舊本也。雖宋宣獻、李邯鄲家藏書為多，亦無此本。嘗問其孫朝請大夫伯孫：「書在何處？」云：「昨分書，云不知誰院得之。」計已散失，殊可惜也。

工部王侍郎言：昔年通判壽州，知州光祿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衙為盜，被傷而卒。後一日，其家女僕附語云：「召簽判呂水部。」既至，云：「某不幸且死，敢以後事為托。某之死，非此兵之過，宜問。」有公案五道，要其照驗。呂因問：「大卿附語，使某何以為信？」乃曰：「但看架上衣，可知非妄。 」家人遽住視之，見一淺色汗衫，素未經着，血痕滿襟。又曰：「此非血，某之淚爾！」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，至五更，鐘竟不鳴，又何怪也！前此太白近月，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，未幾，洙死焉。

禮部林郎中言：昔年為禮官，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。既至祠下，行禮之日，數見異鱗，皆金色，口有火燄。自梁棟間墜于祝歐陽生之肩，遂入石合。又舉首蜿蜒于花板間。既而聳身直上，高三五尺。執事之人無不見者。還朝，亦圖上其事云。

唐淑問前知宣州，以避親嫌，與集賢校理、知湖州陳侗對移。唐自湖州召為吏部員外郎，以疾乞補外，復授宣州，代陳還朝。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。

以禮部侍郎謝景溫依前通議大夫、知洪州，以翰林侍講學士黃履為禮部尚書，以右司員外郎王震為起居舍人，以禮部郎中劉摯為右司郎中，司門郎中李父卿出知晉州，以考功員外郎范峋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。

冬至假七日，前後各三日。宰相宅引百司釐務。初，包拯為三司使，上言：「每節假七日，廢事頗多。」請令後祇給假五日，自此始也。舊儀：宰相五鼓早朝，朱衣吏不引，

午後歸第方引。假日，遲明始赴中書，朱衣吏自私第前導，故謂之宅引云。

淳化元年，命正言直史館宋鎬、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黎相。既至，相令數十人扛大虵長數丈饋於使館，且曰：「若能食此，當治之為饌以獻。」又羈送二虎，以備縱觀。外國之俗，其陋惡乃至於爾邪！

余奉使北遼，過順州，有黍谷坊。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供備云：「觀此，可知其寒也。《劉向別傳》曰：『燕地谷美而寒，不生五穀。鄒子吹律，召溫氣至，五穀生，至今名黍谷。』」北遼士子多燕人，故亦頗知學問也。

賜筵尤為盛集。呂許公、王沂公與羣公唱和詩刻石堂壁。官制既行，以禮部尚書兼譯經潤文，宰相與執政官猶同赴開堂之會焉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京師貴家多以酴釄漬酒，獨有芬香而已。近年方以楳楮花懸酒中。不惟馥郁可愛，又能使酒味辛冽。始於戚里，外人蓋所未知也。

戶部馬員外言：藩鎮之雄盛，莫如吉州。有解玉鑽真珠脩琵琶行，他處未見此比。余昔知安州，步石村種薑芋凡四十里，城南有梔子村，花開如瓊林，香聞數十里，他處亦無。

禮部林郎中言：兵部許侍郎昔為翰林學士，忽夢著綠，心甚惡之。未幾，奪職，以起居舍人知蘄州，然未見著綠之應。官制既行，改朝散郎，本階正合衣綠。方悟前夢之可信也。

大常寺言：四時大祠，自天地、日月、九宮、貴神、五帝，其祝皆進書臣名。謂宜如唐故事：天地稱臣，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。禮部議曰：天子父天、母地、兄日、姊月，禮故宜有降。請如太常所議。

太常博士何洵直言：春秋仲月，朝拜諸陵，於太常寺輪官一員，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。謹按漢制：丞相以四時行園，重如此。唐顯慶中，以太常卿少行陵，事重人輕，乃詔三公行事，太常為副，率皆乘輅車、備鹵簿，謂之公卿巡陵令。謂宜太常寺輪卿少外，其餘差門下書「書」疑作「省」。尚書省清望官，仍乞重脩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，薦牙盤食訖，應須灑掃及芟薙脩治，皆隨事處分。勑朝拜諸陵輪太常卿少外，餘並以宗室遙郡防禦使充焉。

二十二日，遷寓治尚書都省入新省，就令廳賜省官已下御筵。至都省守當官已上，六曹書令史已上，分坐兩廊。遣入內供奉官劉瑗排辦，及勾當翰林御廚儀鸞內臣分總諸司，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。酒九行，果肴皆非常比。再坐，賜花。內出金器，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勸酒，至暮方罷。羣臣慶親逢之幸，莫不感恩霑醉焉。

元豐五年七月，始命皇城使、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。在大內之西廢殿前等三班，以其地興造。凡三千一百餘間。都省在前，總五百四十二間。中曰令廳，一百五十九間。東曰左僕射廳，九十六間。次左丞廳，五十五間。次左司郎中廳，二十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二十間。西曰右僕射廳，九十六間。次右丞廳，五十五間。次右司郎中廳，二十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二十間。其後分列六曹、每曹四百二十間。東南曰吏部尚書廳，在中，六十四間。次侍郎廳，四十間。其東曰郎中廳，四十九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三十四間。後曰司勳郎中廳，三十四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三十四間。其西曰司封郎中廳，四十九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三十四間。後曰考功郎中廳，三十四間。次員外郎廳，三十四間。其北曰戶部，度支、金部、倉部在焉。又其北曰禮部，祠部、主客、膳部在焉。西南曰兵部，職方、駕部、庫部在焉。其北曰刑部，都官、比部、司門在焉。又其北曰工部，屯田、虞部、水部在焉。並如吏部之制。廚在都省之南，東西一百間。華麗壯觀，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。

太常博士何洵直言：看詳舊禮，太祀前七日，平明，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。近制：親祠南郊、明堂、太廟，掌誓戒用左僕射，闕即用右僕射，以刑部尚書一員涖之。今有司攝事大祠，但初獻官，即前期七日南嚮讀誓戒文，無臨涖受誓之官。謹按祭祀之有誓戒，所以要之以刑，重失禮也。古者掌誓戒有專官，欲人之聽於一也。周有太宰掌百官之誓戒，謂其天官之長，且佐王治故也。以大司寇涖誓百官，戒千百族，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。唐以太尉掌誓戒，今以宰相、親王、執政官、宗室、使相、郡王、節度使以上為獻，即掌誓戒得其職矣。蓋與周之冢宰、唐之太尉同意。自餘初獻，止是禮部尚書已下。即不攝太尉，猶行太尉之事，誤矣。伏謂自今諸大祠，降宰相、親王、執政官、宗室、使相、郡王、節度使以上為初獻行事，依舊掌誓戒外，餘以吏部尚書或侍郎一員掌之。蓋吏部，天官之任也。仍用刑部尚書一員涖誓，闕即以侍郎充。所有親祠掌誓戒，即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涖誓。勑依所請。

後唐同光三年，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 殷於積善坊役所，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，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。史不載何代鑄此錢，以俟知者。

唐宮中每有行幸，即以龍腦鬱金布地。至宣宗，性尚儉素，始命去之。方唐盛時，其侈麗如此。

國朝故事：乘輿親祠郊廟，拂翟往，以金合貯龍腦，內侍捧之，布於黃道，重齊潔也。

戶部馬員外乞守明州。既受命，因閱昔年卦影，見畫一豕其上，日月相並，下有舟一隻。亥年明州之應，豈不了然邪？

尚書省舊有甲庫，未詳是何名？唐大和二年勑：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勑及勑甲等，近日檢報，多稱斷裂，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皆學津本作「背」。及同書名印所斷裂縫。跋尾後云：「某甲勑卷若干縫斷裂。」乃知甲者，勑甲之謂也。

三月，以新江淮發運使呂嘉問為吏部郎中。

十八日，集英殿大宴，酒九行。初，有司預於殿庭，設山樓排場，為羣仙隊仗、六蕃進貢、九龍五鳳之狀。設鷄《文獻通考》作「天鷄」。唱樓於其側。殿上陳繡帟、垂香毬，設銀香獸於檻內，布以文茵。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，羣官：骨頭索粉。白肉餬餅，羣仙炙、天花餅、太平畢羅、乾飣、縷肉羹、糖油餅。再坐，假圓魚、蜜浮斯、柰花肉、鮮排、炊羊炙、金腸{左食右炙}子、饅頭、肚羹、水飣、下飣。教坊已下，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，綵百疋、錢七百七十餘貫，錦一端，銀椀三十五口。春秋常例也。

國朝之制：凡百官拜表稱賀，詣東上閤門進名奉慰，即詣西上閤門。蓋有故事。唐天祐二年勑：自今五月一日後，常朝出入，取東上閤門；或遇奉慰，即開西上閤門，遂為定制焉。唯諸軍員寮，每奉慰，立班去杖子，未詳所出。後唐莊宗同光元年，中書門下奏：「每日常朝，百官皆拜，獨兩省官不拜。准依前《文獻通考》作「本」。朝故事，朝退於廊下賜食，謂之廊飡，百官遂有謝食拜。惟兩省官，本省有廚，不赴廊飡，故不拜。伏自僖宗幸蜀回，以多事之後，遂廢廊飡。百官拜儀至今未改，將五《文獻通考》作「四」。十載，禮恐難停。惟兩省官獨尚不拜。豈可終日趨朝，曾不一拜，獨於班列有所異同？若言官是近臣，於禮尤宜肅敬。自今已後，逐日常朝，宣不坐。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齊拜。」從之。至明宗天成元年五月，內出御札一封賜宰臣，曉示文武百寮，每日正衙常朝外，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，其後遂以為常，非故事也。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。今上熙寧五年，方講日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。

殿廷東西左右面，各金吾引駕官一名，四色官二人，各帶儀刀。金甲天武官一名，殿中省排列官一名，扇二，方繖一，金吾仗碧襴一十一，各執儀刀。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，押隊員寮二人。黃麾幡一，告止幡一，傳教幡八，信幡八，龍頭竿五十，戟五十，判殿中省一員在左，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。門外東面青龍旗一，五嶽旗五，五龍旗十，西面白虎旗一，五星旗五，五鳳旗十。仗馬每面三疋，每疋御龍官四人。前一日，有司供帳於文德，又設御幄於文德殿之後門。又設中書門下至文武百官等幕次於朝堂，應宰臣、親王、使相、樞密使、帶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，參知政事、學士、臺省官、待制、皇親及見任節度使、兩使、留後、觀察、防禦團練、刺史、文武百寮、殿前馬步軍司、諸軍將校并皇親、駙馬都尉合赴班者，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，並赴立班。其日，左右金吾將軍常服，押本衛仗，判殿中省官押細仗，先入殿廷，東西對列。諸軍將校分入殿庭，北向立。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內踏道下，當殿向北立。次催文武百官班，至丞、郎、尚書，次兩使、留後、觀察、防禦團練、刺史，並歸本品序立。次引兩省、宣制、侍御史、中丞、知雜、三院御史入。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、次學士并節度使入，立於右省班前。通事舍人分引宰臣、親王、使相、參知政事入，並東西相向對立。皇帝韡袍垂拱殿坐，內侍鳴鞭。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，帶御器械等，其餘祗應諸司使、副使等並公服繫鞢作一班，四拜起居訖，次呈進目客省閤門使、副使，次通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，次宿衛諸班，次殿前諸指揮使、副都指揮使、都虞候，次行門指揮使，並依朔望常例。殿前都指揮使已下起居畢，換窄衣，祗候引駕。次通事舍人引樞密、宣徽使、三司使、副使、樞密直學士、內客省使已下、諸司使已下至醫官、侍詔、及脩起居注官二員大起居訖，諸司使已下並先退。其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，並先赴文德殿，於文武百官班北，東西排立。有司進輦，皇帝乘輦。樞密使已下至閤門使、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。至文德殿門，樞密、宣徽使、副樞密、直學士、內客省使至閤門副使、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。脩起居注官夾香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堦之下。通事舍人二員，殿庭北向對立。其餘係祗候、通事舍人，並於殿下稍東侍立。天武官等各衣繡分東西排立。司天監奏時刻，閤門奏班齊，皇帝自後閤出，殿上索扇，升坐，內侍鳴鞭，扇開簾捲，儀鸞使焚香。舍人喝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福。又喝拜，再拜，隨拜呼萬歲。喝各祗候依舊排立。鷄人唱時。通事舍人一員就彈奏御史立位稍東西喝拜大起居，喝各祗候訖。彈奏御史分左右，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位對立。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位南，躬東南對立。通事舍人喝拜，大起居訖。班首奏軍國內外平安。又喝拜，再拜，隨拜呼萬歲。喝祗候分歸東西押伏位，東西對立。通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，北向立。以後通班西面對立。舍人退於西階。次通事舍人分揖宰臣、親王已下。躬《文獻通考》作「躬奏」。通事舍人通文武百寮臣某姓名已下起居。舍人通訖，退歸

侍立位。通事舍人分引宰相已下橫行，諸軍將校不橫行。閤門使喝拜大起居訖。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，俛伏跪致詞祝月。其辭云：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：仲春之吉，伏惟尊號皇帝陛下，膺受時祉，與天無窮。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。俛伏，興，引歸位。閤門使喝拜，再拜，搢笏舞蹈。俛伏，興，再拜。喝各祗候、閤門使揖宰臣、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，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由西階升殿，侍立。給事中一員復歸左省位立。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，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。兵部侍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。其吏部侍郎候到位搢笏，各出班簿置笏上。親王、使相、學士、臺省官等並分班出，次引轉對官於奏事石位南，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，并失儀彈奏，並如常儀。如宰臣、親王、使相、參知政事失儀，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。轉事官奏事舉，出。次吏部、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。次彈奏御史對揖出。次給事中右位南躬，通事舍人喝祗候出。次起居注官合班於奏事石南躬，通事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。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，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。次通事舍人喝天武官等門外祗候，應喏出。殿上索扇，簾垂，皇帝降坐乘輦還內，內侍鳴鞭。通事舍人當殿承旨放仗。四色官韡急趨至宣制石位南，稱奉勅放仗。金吾將軍并殿中省官對拜訖，隨仗出。親王、使相、節度使至刺史、學士、臺省官、文武百寮、諸軍將校等並叙班於朝堂，喝賜茶酒，門謝畢進。皇帝御垂拱殿坐，中書、樞密及請對官奏事如常儀。閤門更不引見，謝辭，班崇政殿。亦不視事。如遇有德音、制書、御札，俟皇帝垂拱殿再坐，制箱方出付外。

元豐四年，始罷正衙常參。

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：「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，兩省官、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兩相向對立，宰臣一員押班，聞傳不坐，則再拜而退，謂之常朝。遇休假，併三日已上，應內殿起居官畢集，謂之橫行。自宰臣、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，皆赴文德殿，謂之過正衙。然在京釐務之官，例以別勅免參。宰臣押班，近年已罷。而武班諸衛，本朝又不常置，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蕃官待次階官而已。其武班既無本品，因今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。臣嘗終始考求，蓋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。按唐制：京司文武職事官，省朔參望參，有五日參。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外郎、監察御史、太常博士，則每旦參，蓋職彌觀者，參彌數也。今垂拱內殿，宰臣已下既已每日參矣，而文德常朝，仍復不廢。又使待次攝班之人數十員，以應文武百官，而冒常參之名，舛謬倒置，莫此為甚。至於橫行參假，與夫見謝辭官，先過正衙，雖沿唐之故事，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。自唐室衰，宣政視朝之禮廢，應謝辭者，始與常參之官同至正衙叙班，以應故事。五代沿襲，不復改正。遇入閤日，則正衙先拜，而後喚仗。五日內殿起居，則見謝辭官，先退而後入。因陋習謬，轉相傳承，失之益遠，持之益固，是以歷數百年而未

有以正其非也。竊攷周官：天子三朝，內外異位，燕治異儀。宰夫掌治朝之法，而司士正其位。司寇掌外朝之政，而朝士建其法。至於燕朝，則正位掌儐相者，太僕而已。朝儀詳略之辨，可槩 見於此矣。唐因隋制，大朝會御承天門為外朝。朔望御太極殿為中朝。日朝事於兩儀殿為內朝。而大明宮制，亦以含元、宣政、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，而有正衙、上閤之稱。雖於古制，未必盡合，而內外有序，隆殺有辨，良有取焉。伏觀陛下，稽經攷古，更定官制，損益革因，發自聖學。一代之典，於斯為盛，而文德正衙之制，尚存常朝之虛名，襲橫行之謬例。有司失於申請，未能釐正，誠恐不足以稱明詔，示來世。欲望特降指揮，先次罷去。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內外之朝，隨今官品高下，以為進見疏數之節，并其餘應干廢置事件，即俟依近降朝旨，本臺與閤門別具事目進呈，取旨裁定。」奉聖旨：送詳定官制所詳定聞奏。檢會《唐書・百官志》及儀制令，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，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、監察御史、郎、太常博士日參，日參號常參官。武官三品以上，三日一朝，號九參官。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，號六參官。長上、折衝、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，直諸司及長上者，各准職事參。其常參官，隔假三日以上，即橫行參假。竊詳唐制，即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，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，朝見亦疎也。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，每日常參，宣勅不坐，再拜而退。有職事者，乃五日一赴起居。其辭見謝恩，皆先赴文德殿拜而退，謂之正衙。連遇朝假，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，謂之橫行參假。三者但知倣唐舊文，而實與唐制甚異。蓋唐制：日御殿以見羣臣，日常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，喚仗由閤門入，百官俟朝於衙者，因隨以見，故謂之入閤。至其後世，未曾日視朝，而入閤之制亦廢。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，聞傳不坐即退。至明宗，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，謂之起居。蓋非唐盛時之本制也。唐之常參，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、臺省之官，其後不御前殿，又廢入閤之儀。常參官至正衙，聞傳不坐而退。今天子聽政於垂拱殿，以接執政官及內朝之臣，而更於別殿宣勅不坐，實為因習《學津討原》本作「襲」。之誤。兼有職事升朝官，五日一赴起居，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，疏數之節，尤為未當。又辭見謝恩，已入見天子，則前殿正衙對拜，自為虛文。其連遇朝假，則百官自赴大起居，不當復有橫行參假。其滿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、橫行，委得允當。

及官制既行，又有日參、望參、朔參之制。

門下省起居郎以上，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，尚書省侍郎已上，御史中丞已上，為日參官。其知樞密院以上，自如舊儀。以三省及御史臺官、寺監長貳以上為六參，寺監丞、大理評事已上為兩參官，寄祿官通直郎以上為月參官。又今後除朔望參外，每月定以五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一日、二十五日為參日，遇假即罷。如契丹使見辭日，並特起居。其前後

三日內合起居，權罷。

然則正衙常朝，昔者省、臺、寺、監應在京釐務官，每日並集。其後以妨廢職事，乃罷之，獨侍次官赴耳。初無疏數之別。方唐盛時，正衙立仗，百官廊飡，日以為常。五日起居，雖始於明宗，蓋亦喚仗入閤之遺意，天子之朝，莫先於正衙。於禮，羣臣無一日不朝者，而唐朔參、望參、每日參、六參、九參之類，並謂衙殿，天子日御宣政殿中，金吾細仗，兵部旂旛等設於廷，朝官退皆賜食。開元中，以朔望宗廟上牙盤，欲避正殿，遂御紫宸，喚仗入閤門自此始也。如此，則常衙常參果可廢邪？

《世說》：海外有燕子，至秋社乃去，仲春復來。《詩》謂玄鳥，鴅也。春分，玄鳥降。昔年因京東開河，岸崩，見蟄燕無數。晉郗鑒為兗州刺史，鎮鄒山，百姓饑饉，或掘野鼠、蟄燕而食之，乃知燕去亦蟄耳。驚蟄後，中氣乃來，非復度海也。

唐通事舍人宣詔，舊令拾遺團句把麻者，蓋謁者不知書，多失句度，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，及呂溫為拾遺，被喚把麻不肯去，遂成故事。拾遺不把麻自呂始。時柳宗元戲呂云：「幸識一文半字，何不與他把？」國朝文德殿宣麻案，自東上閤門出，閤門使押至當衙橫街北，躬云：「付門下宰相」。跪，授訖，歸位，以授通事舍人，折方揖殿，至宣制位，搢笏宣讀，兩舍人捧之。然團句每以為艱也。

內香藥庫在諰門內，凡二十八庫。真宗皇帝賜御詩二十八字以為庫牌。其詩曰：「每歲沉檀來遠裔，累朝珠玉實皇居。今辰內府初開處，充牣尤宜史筆書。」東庫內有王燒金藥一鑪，至今猶在。又有辰砂一塊，其上忽生新砂二十二顆，赤如火色。嘗取之禁中，還送本庫焉。

昔見故老說：有一朝士，好為諧謔。嘗云：「近求得一對，的似有理。『躁因脩賀刺，怒為答空書。』」聞者無不大噱。

晉王戎妻語戎為卿。戎謂曰：「婦那卿壻？於禮不順。」答曰：「我親卿愛卿，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，誰當卿卿？」戎笑，遂聽。束晳亦曰：「婦皆卿夫，子呼父字。」有一士人作詩，謂婦曰卿，非也。